

44.85
EOL

我們都愛毛主席

任大霖 著



少年兒童出版社

我們都愛毛主席

任大霖 著
李天心 畫



少年兒童出版社

書號：文 0011 28 開本 43 千字 定價 3,100 元

我們都愛毛主席（高）

著 者	任 大 霖
繪 圖 者	李 天 心
裝 幀 者	馬 如 璩
出 版 者	少 年 兒 童 出 版 社
	上 海 延 安 西 路 一 五 三 八 號
印 刷 者	上 海 人 民 印 刷 廠 營 業 分 廠
總 經 售	新 華 書 店 上 海 發 行 所

1954年3月第1版—第1次印刷 1954年12月第1版—第4次印刷
印數 41121—48140

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零登肆號

目 錄

小水根的希望·····	一
第一次唱「東方紅」的時候·····	六
快樂的廣場·····	一三
小圖書館·····	一九
作文課·····	二四
一塊墨跡·····	三〇
他自己會說出來的·····	三五
決心·····	三九
真正的四分·····	四四
最珍貴的禮物·····	五三
溫課·····	五五
在五一節前幾天·····	六一
爲了集體·····	六七
我們都愛毛主席·····	七三

小水根的希望

「毛主席呀像太陽，
照在我們田野上，
明亮亮，明亮亮，
莊稼要比往年長！」

毛主席呀像太陽，
照在我們大路上，
明朗朗，明朗朗，
大路寬闊人來往！」

毛主席呀像太陽，

.....」

長河村初級小學校，四年級的學生，正在上音樂課。

年青的陳老師彈着風琴。她的手指像小鳥一樣，輕捷地在琴鍵上跳來跳去，跟着她的手指的跳動，二十多個孩子一齊起勁地唱着，聲音是那麽高，那麽脆，使人聽了幾乎會替他們擔心起來：下面一句還唱得出嗎？可是孩子們胸一挺，頭一仰，却唱得更響亮了。陳老師彈到最熟練的地方，她側着頭，很快地向孩子們看了一眼，就快樂地微笑起來。

陳老師知道，整齊快樂的歌聲，已經把孩子們的心吸引住了。特別是小水根，這個十一歲的孩子，他微微地皺着眉，鼓起了紅臉頰，兩個大眼睛喜悅地望着掛在牆上的毛主席像。

小水根多麼愛毛主席，小水根多麼希望有一張毛主席像啊！

小水根的爸爸很早就說過，要去買一張毛主席像來掛掛。發土地證那天，爸爸就笑瞇瞇地說：「我一定要去買張毛主席像來，天天見着毛主席，工作和生產都會加些勁兒的！」那時，小水根就急着在旁邊提意見：「爸爸，要買一張大的，大的毛主席像！」他拉着爸爸的手臂說：「爸爸，要買一張有顏色的，像民兵隊裏那張一樣！」

可是很不湊巧，爸爸是沒有空，不能進城去。那天，新華書店的李同志挑着「文化擔」下鄉來，等小水根跑去告訴爸爸，二十張毛主席像，早就給人

家買光了。

小水根還記得：合作社的老景叔，前次從城裏配貨回來，逢人就說：「真了不起！連城裏書店裏的毛主席像也很難買到。聽書店的同志說，毛主席像印起來都來不及呢！下次再說吧，下次我一定要買幾張回來。」小水根自己沒有去過城裏，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很難買到毛主席像，不過要是老景叔都說難買，那一定是城裏的毛主席像太少了。因為老景叔是宣傳員，大家有什麼問題總喜歡去問問他的，所以小水根也這樣問：

「老景叔，爲什麼書店裏的毛主席像也賣完了呢？」

「呸！這就是因爲咱們中國地方大，人口興隆呀！」老景叔這麼回答說，「孩子，你只要想想吧，咱們全中國的人都翻身了，都愛毛主席，都要買張毛主席像掛掛，如果每家買一張，也就夠印刷廠忙的啦！」

小水根想：「這道理也不錯；可我比別人更愛毛主席呀，爲什麼我偏偏買不到一張毛主席像呢？」

吃飯的時候，小水根時常提醒爸爸：

「爸爸，小阿治家裏掛着一張很大的毛主席像哩！」

「爸爸，李林他們也買到了一張毛主席像！」

可是爸爸却說：「你別急，過幾天我有空，一定進城去買一張來。」

「可是你老是沒有空，老是沒有空！」小水根鼓起嘴巴說。

這時，爸爸就笑了：「孩子，你總是這麼性急的！你愛毛主席，爸爸也愛毛主席的呀！」爸爸抽着旱烟，想着什麼，過了一會，他對小水根說：「好吧，新華書店的李同志又快到我們村裏來了，這次他來，我們一定搶先買一張！」……

「今天星期一，明天星期二，後天星期三，」小水根想着，「後天晚上，新華書店的李同志，也許會挑着文化擔到我們村裏來啦。爸爸說過的，這次我們一定要買一張毛主席像的！後天晚上……」小水根想到這裏，歌也唱得更有了勁了。

「小水根！」忽然，坐在小水根旁邊的李林，用手臂輕輕地觸了他一下。

小水根唱着歌，沒有發覺。

「小水根！」李林又觸了他一下，接着又一下。

「什麼事？」小水根回過頭去，看見李林兩隻手都放在抽屜裏面，抽屜板微微開着。



「快來看！」李林輕聲地，可是激動地說，「牠們打起架來啦！」

「誰？誰跟誰打架？」

「小麻雀呀！快看！黃尾巴把紅嘴巴的脖子啄住啦！嘻嘻！」李林輕輕地笑起來。

小水根從李林的手邊裏望過去，只看見兩隻小鳥在李林的抽屜裏撲打着，羽毛、紙屑亂七八糟地飛揚起來。

陳老師彈了一節過門，開始唱最後一段歌詞了。李林連忙「撲搭」一聲關上了抽屜，把身子坐得非常端正。李林知道音樂課馬上就要退課了，所以突然非常響地唱起來，幾乎把別人的聲音全蓋上了：

「毛主席呀像太陽，

照在那裏那裏亮，

勞動人民翻了身，

永遠跟着共產黨！」

陳老師向李林看了一眼，她的眼光好像是說：「李林，當心你自己的喉嚨吧！」

第一次唱「東方紅」的時候

放晚學以後，小水根和李林一塊兒走着回去。這兩個好朋友是鄰居，兩家中間只隔着個菜園。李林的爸爸是農業生產合作社的社長，副社長呢？就是小水根的爸爸。

起先，李林一路走着，只是學羊叫，後來又學青蛙叫，走過農業生產合作社的倉庫門口的時候，他知道裏面有隻黑狗，就又學狗叫了，惹得那隻黑狗高聲叫着直衝出來，等到牠看清楚是李林和小水根的時候，就連忙打了一個噴嚏，來掩飾牠的不好意思，並且用鼻子嗅嗅李林的腳跟，打了一個圈子，又回去了。



到了村口的草地上，李林就開始捉蚱蜢，把捉到的蚱蜢都用一根草穿起來，預備帶回去餵鳥的。小水根一直沒有說話，到這時，他索性坐在草地上，眼睛望着遠方，手托着頭，沉思起來。他的眼睛一眨一眨地，嘴唇緊緊地閉着，顯然，他在回想什麼。

過了一會，小水根跑過去，坐在李林對面。

「李林，我問你，」小水根很認真地說，「你唱歌的時候，是不是也想着別的事情？」

「這可得看是什麼歌哪！」

「譬如說，『東方紅』呢？」

「『東方紅』？那可挺熟啦，隨口也哼得出來的。唱『東方紅』當然會想到別的。」

「你想到什麼呢？」小水根很有興趣地挪近一點。

「我想的呀！我今天音樂課上唱『東方紅』的時候，想到了駱家墳場旁邊的白果樹去啦。那白果樹上有個大鳥窠，裏面一定有黃喳喳，說不定有四五隻黃喳喳。我就想，怎麼今天弄張梯子，去把牠們全捉下來。後來又想，不行哪！放了晚學，小水根要幫助我溫習算術的，想到這，陳老師就教唱新歌啦！」

「你真是！想這些古怪玩意兒！」小水根有些生氣啦。「怪不得我看你唱歌的時候，眼珠一白一白的望着窗外。」

「那你剛才問我幹嗎？你自己才是個古怪玩意兒！」

「我說的可不是想這些呀！」

「你說說吧，你唱歌想什麼？」

「我唱起那些歌來，要是認真唱，總覺得一種很好的味道。你瞪圓眼睛幹什麼？我騙你就不是人！就說『東方紅』吧！一唱起東方紅，太陽昇，我就不知不覺想起那時候來！」

「什麼時候？」李林睜大眼，一眨也不眨地問。

「剛解放，工作同志第一次到村裏來的時候！」

「剛解放！」李林叫道，「慢點！慢點！我有時也會想起的呀！我還記得蠻清楚呢！那一天傍晚，我們都在這裏，就在這裏圍着，看地主錢承福打他的小僱工，對嗎？小炳生哭得可傷心呢！我火了，真想從後面給地主一石頭。正這時，人忽然亂起來，我拔腿就逃，逃了幾步才曉得，地主回去了，原來村外來了三個人，三個工作同志！」

「對啦！那時我是這樣，我是這樣站着的，你是站在後面的。」小水根說。

「可是後來我也站到前面來了。那三個……」

「讓我講！那三個同志來了，他們揩着小背包，到了這裏，就坐在背包上，擦擦汗。那時候你就問了：『你們是毛主席派來的嗎？』……」

「是我第一個問的！」李林特別提醒說。

「『對！我們是毛主席派來的！』腰上掛着手槍的女同志說。那時我們還不知道她叫鄭同志呢！後來我就問了，這回是我，不是你，我說：『毛主席呢？他來了



沒有呢？」女同志就把我拉過去了，我站在她身旁，仔細地看她胸前的紅星。她說：『毛主席在北京，他要領導全國的人民哩！我們來了就跟他來了一樣，要聽他的話做事啊！』我說得對不對？」小水根說。

「那時候，我就對那個滿臉鬍子的同志說：『那麼我求你一件事，你們把錢承福捉去吧！他是個大壞蛋！專門打人！壓迫窮人！』他說：『好！馬上！』對嗎？」

「你說謊！那時候你只顧玩鄭同志的皮帶，什麼也沒有說。倒是炳生說的，請包同志捉錢承福，可他也沒說什麼『壓迫』。包同志這麼說：『如果他真是壞蛋，真是剝削人的地主，那一定逃不掉的！』我不會忘掉的，我記得很牢的。」

「那，那鄭同志教我們唱『東方紅』，可總是我第一個跟着唱的囉！」李林漲紅了臉說。

忽然，「唧唧嘎嘎」，一羣鳥從他們的頭上飛過。天色已經漸漸黑下來了。

兩個好朋友同時從地上跳起來，並且同時叫了聲：「啊呀！」

「你急什麼？」小水根問。

「捉黃喳喳去呀！遲了可不行！」李林說，「你急什麼？」

「幫助你溫習算術去呀！這是小隊給我的任務呢！真要命，只顧談，只顧談，把任務也給忘了！」

「算了吧！小水根，我求求你，我們今天可別溫習啦！明天再開始吧！」

「不行！明天明天，還有明天，這是我們小隊長說的。今天可一定要開始執行任務啦！」小水根堅決地把書包掛在脖子上，「走吧！」

「小水根，小水根，我真求求你！你可得夠朋友啊！延一天怕什麼！算術延一天不會逃掉啊！可是黃喳喳遲了一天，都會飛走的呢！」李林急得搖着小水根的手臂。

「那明天算術課你吃兩分誰負責？」

「我負責！」李林把帽子戴在後腦上。

「小隊會上吃批評誰負責？」

「也我負責！」這次李林却把帽子戴在額角上了。

「算啦，你去吧！」小水根說。他心裏想：也好！我一個人溫習倒可以快些，還好吧那半本連環書看完。反正吃兩分的是別人，不是我自己。

李林在地上翻了三個筋斗，接着又打了一個虎跳，把書包裏的東西弄得一地。他亂七八糟地拾起了這些東西，塞進書包，一溜烟就跑了。

快樂的廣場

吃過晚飯，和平常一樣，村子裏就熱鬧起來了。

小學校門前的廣場上，聚滿着人。

在一個角裏，夜校的學員和青年團員，圍在一起，跟着團支部書記徐明全學唱一個新歌，這歌是明全剛從城裏開會學來的。在另一角裏，有幾個村幹部聚成一堆，在交換工作意見，李林的爸爸李長發，正在通知大家說，到泗門區去修大塘河的人，明天一早就得走了。他的話跟旱煙一起從嘴裏噴出來，使得站在旁邊打聽新聞的兩位老太婆，同時咳嗽起來。……

現在，孩子們集攏得很多了，到了足夠做遊戲的人數了。他們就開始玩一個有趣的遊戲——「到北京見毛主席去！」

小水根是發起人，他做頭。在他後面，孩子們用手臂搭着別人的肩頭，搭成一長列，李林在最後搭着。就這樣，遊戲開始了！

「嗚嗚！」小水根用盡力氣喊了一聲，於是後面的孩子就一齊叫道：「漆查客查，漆查客查，——」到北京去的火車開了。